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九十五回 濟顛僧說帖辨疑案 周選侍傳旨結冤仇

話說是上吩咐把徐老兒推出廢了，卻幸宮內私宴，並無侍衛，司值太監便忙不及的去傳侍衛。忽見張祿跪奏道：「啟萬歲爺，已到午正一刻了。」皇上送由身畔取出封件，拆開一看，但見一個紙條，並一塊銀牌，紙條上寫著道：「欲知青宮案，就問牌上人。是他來做害，莫誤殺徐升。」皇上看罷，就忙把銀牌正面細細一看，見上面刻著「散職太監蘇同」，知是蘇同的一面腰牌。沉吟了一會，便降旨赦了徐升。徐升就同鬼門關上放回的一般，碰了一個響頭，扒起來，沒命的走了。皇上當下又傳寇楨，就把濟公的說帖並銀牌給他去看。寇楨奏道：「聖僧之話，必有來歷，請陛下將蘇同交微臣帶回拷問便了。」皇上方要傳旨，忽聽太后傳旨、皇上忙將前後奏明。太后道：「蘇同這狗奴，怎麼會做出這事來呢？」此時周選侍恰在太后前侍宴，聞說這話，因趁便進言道：「蘇同多年內監，絕無此事，恐怕是這和尚做害。」話言才了，只見皇上作色道：「你們這班女子、小人，久經狼狽為奸，若再多言，一同發刑部拷問。」周選侍不敢開言，暗暗記恨不提。且言皇上發作了周選侍幾句，行至簾外，恰巧傳來拿徐升的侍衛已經來到，皇上便傳旨：「將蘇同押解刑部拷問。」旨意一下，這蘇同就同半空中響了霹靂一般，就見四個侍衛上前，忙把蘇同拖出，這邊大眾還是照舊吃酒。濟公見大事已定，見他就近便是金丞相的一席，又放出「叭迷吽」的喉嚨喊了一聲：「金大人、俺有一句閒話問你。請問假如有□萬銀子放在外面生利，每年該多少利息呢？」金丞相道：「大約不過一萬多銀子一年。」濟公道：「照這說法，若是過了□年，不是利錢反過了本錢的頭嗎？」金丞相道：「就是利錢過頭，若歸到公事判斷、也只能一本一利，這叫做子不過母。」濟公拍手哈哈的笑道：「不怪身為宰相，例子是很熟的；要是俺們出家人，就回不出娘家來了。」看官，這金丞相席上所說的話，不過隨問隨答，不甚介意，那知濟公卻有用心，到了後傳書中，諸位自然明白，此時權且擱過。

卻說太后自打蘇同拖出之後，心中好生納悶，半晌口也不開，忽然心中記起一事，吩咐周選侍道：「你代我到宮裡，把件新繡的千佛衣拿來，就傳旨賜了聖僧。」周選侍領旨出簾，跑到後宮，將千佛衣取到。心裡想道：這個和尚邋邋遢遢，實在可厭，等我傳旨的時候，挾住他把千佛衣穿了，弄得他頭齊腳不齊的，給大眾笑笑。主意已定，拿著千佛衣，便移動金蓮，站在太后簾前，嬌聲滴滴的說：「太后有賜，宣聖僧聽旨。」濟公睬也不睬，還是在那裡吃他的，連喊三次，濟公只當不曾聽見。大眾皆吃驚，周選侍倒也無法，只得把件千佛衣打開，又說道：「聖僧上前領賜，從速著起來謝恩，不得違旨。」濟公方才慢慢的把一雙筷子丟下，出了席來，嘴裡嘖嘖咕咕的禱告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，穿衣吃飯不能並行，怎麼叫俺赴宴，又叫俺穿起衣服來了，不是託事嗎？」嘴裡說著，沒精沒彩的，走到周選侍面前，把件千佛衣接下，朝身上一穿，轉身就走，也不謝恩。周選侍氣忿不過，忙在太后前跪下奏道：「聖僧無禮，請懿旨議罪。」濟公聽說，也上前跪奏道：「宮婢違旨，請國太議罪。」太后忙說道：「周選侍奏聖僧無禮，他卻不知聖僧隨意慣的，也難怪他。但是聖僧奏周選侍違旨，不知所違何旨，請聖僧細細說來。」濟公道：「僧人一經赴宴，就奉懿旨說，今日宴會，把平時的儀節，一律除去。獨他這小種子，偏要宣俺聽旨，還要叫俺謝恩，這不是違背前旨嗎？」太后想道：這個和尚，倒也算是刀筆的出身。只得假意把周選侍呵斥了兩句。心裡只覺得這件光華奪目的衣服，把這邋邋和尚穿著，實在可惜。那知意念一動，直見濟公忽然的頭這麼一搖，身子這麼搖擺，忽然頭上戴了一頂盤金昆盧帽，腳下登了一雙踏雲絲鎖履，面上放出一種異樣的光彩，真如地藏降世，活佛重生，一個個都驚呆了。太后亡傳旨請聖僧入座。單是周選侍凸凸不服，心裡罵道：不過是點妖去。將後便弄出一段大大的案件，後首書中自然交代。

濟公早經明白，但覺得心裡添了一件大大的心思，悶沉沉歸了座位，胡亂的吃了一飽。登時大眾起身謝宴，濟公也便離座啟奏道：「僧人荷蒙天恩，留養內禁，心實不安，但國太貴恙已經痊癒，僧人就此告辭。但日前蒙太后賜的黃紋被，不料被刺客當中受一刀傷。大約也候蘇同得供，自然明白。」皇上聞奏，好生詫異，忙問道：「那廝刺客，難道還到聖僧滌猗亭去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過後自明。」此時寇楨卻也留神察聽。眾官紛紛散出，濟公剛要轉步，又聽太后傳旨道：「不日大成廟告成，擬請聖僧主持。還望聖僧暫在滌猗亭盤桓數月，俟大功告成之後，做過圓滿，再行出外。未知聖僧以為如何？」濟公又奏道：「太后懿旨，理應敬遵，但僧人疏懶已慣，究俟大成廟落成之後，再行叩請聖訓。」說著，也隨大眾一同散出。

但皇上覺得戀戀不捨，濟公又從懷裡掏出一個封件，說道：「陛下事到危急，再行開看，不可預先泄漏。」又叮嚀了一番，這才退出。出了宮門，只見金丞相轉身說道：「聖僧，你我多時不飲酒了，再請到敝居小聚數日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前次叨擾，已覺過分。末後反帶累大人吃驚，俺好生不大過意。」說畢，哈哈一笑。又見旁邊寇楨也近前拱手道：「聖僧在此，久欲過問，奈因大內之中，不敢越禮；今既散出，可否請到敝居，借聆佛果。」說畢，又深深一揖。濟公道：「濟某顛顛倒倒，有何功德，承列位大人契重，惶愧之至。但僧人與大人後會有期，不時也可以隨便的趨前奉候。總望大人秉忠愛國，濟某就受賜不淺了。」說畢也告辭，就往前走。一眾皆出午門，但見濟公忽然頭幾搖，身子幾擺，還是變了一個污垢滿身的窮和尚，就往大眾裡鑽去，轉眼之間，連影子都沒見了。不知濟顛僧此番出宮，又往何處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